

列 寧

新經濟政策與 政治教育部的任務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在政治教育部
第二次全俄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В. И. ЛЕНИН
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ЗАДАЧИ ПОЛИТПРОСВЕТА

本書是以解放社《列寧選集》第十六卷中所載
《論新經濟政策與政治教育部的任務》一文的
譯文為基礎，根據《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三
十三卷校訂了一次。

列 寧
新經濟政策與
政治教育部的任務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771·787×1092純1/32·1印張·17,000字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17,000 定價：(4)0.10元

目錄

新經濟政策與政治教育部的任務（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在政治教育部

第二次全俄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蘇維埃政權與俄國共產黨的急劇轉變

一九一八年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論農民的作用

我們的錯誤

戰略的退却

新經濟政策的意義

誰將取得勝利？——是資本家呢，還是蘇維埃政權？

鬥爭將更加殘酷

這是最後的一戰嗎？

我們不應指望作直接的共產主義的過渡

使個人關心的原則

我們能不能爲我們自己而工作呢？

陳舊的方法

一八

一六

一四

一三

一二

九

七

六

四

三

三

一

一

最大的奇蹟·····	二〇
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任務·····	二三
三個主要敵人·····	二四
第一個敵人——共產主義的自高自大·····	二四
第二個敵人——文盲·····	二五
第三個敵人——賄賂·····	二五
軍事任務與文化任務間的區別·····	二六
簡要註釋·····	二七

新經濟政策與政治教育部的任務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在政治教育部第二次全俄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二))

同志們！我想利用今天的這個報告，或者正確點說，今天的這個談話，來談談新經濟政策及與這個政策有關的我所了解的政治教育部的任務。我認爲，如果把不在某一代表大會範圍以內的那些問題的報告，限於僅僅報道黨內或蘇維埃共和國內一般所作的事情，那是極端錯誤的。

蘇維埃政權與俄國共產黨的急劇轉變

我雖然絲毫不否認這種報道有用，也不否認關於一切問題的會議有用，然而，我還是認爲，我們大多數代表大會的工作，其主要的缺點，是與擺在這些代表大會面前的那些實際任務，缺乏正面的與直接的聯系。關於這些缺點，我想與新經濟政策聯系起來並就新經濟政策說幾句話。

關於新經濟政策，我將簡略地和一般地說一說。同志們，你們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共產

黨員，並且，雖然你們當中有些人非常年輕，然而都是在我們革命最初幾年、在我們的一般政策上作過了巨大工作的共產黨員。既然你們都是作過了這種工作巨大部分的人，你們就不能不看到：在採取了那叫做「新」的、就對我們從前的經濟政策說來叫做新的經濟政策時，我們的蘇維埃政權和我們的共產黨曾經作了怎樣急劇的轉變。

可是，從實質上講，在這種政策裏面，有着比我們從前的經濟政策更多的舊東西。

爲什麼是這樣呢？因爲我們從前的經濟政策，雖然不能說曾經計算過（在那種局面下，我們一般地很少計算過的），然而在某種程度上說來，却曾經假定（可以說，曾經毫無計算地假定過）：舊的俄羅斯經濟，將直接過渡到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的國家的生產和分配上面去。

如果我們回想一下我們自己的從前的經濟文獻，如果我們回憶一下共產黨員在俄國取得政權之前和在剛剛取得政權以後，例如在一九一八年初（其時對舊俄羅斯的第一次政治襲擊已經以偉大的勝利宣告結束，其時蘇維埃共和國已經建立起來，其時俄國雖然以殘破的形態擺脫了帝國主義戰爭，但終究擺脫了帝國主義戰爭，並且其退出時的殘破局面，總比接受帝國主義者以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意見而繼續「保衛祖國」要好些），曾經寫了些什麼，那末，我們就會看到：在第一個時期，當我們剛剛結束了蘇維埃政權建設的第一樁事業

一九一八年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論農民的作用

即使當時你們並非個個都是黨和蘇維埃政權的積極工作人員，但是無論如何你們總能夠熟悉，而且當然也已經熟悉了像一九一八年四月底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定（這樣的決定。這個決定曾指出了有顧到農民經濟的必要，這個決定是以考慮到國家資本主義在農民國家建設社會主義中所起的作用的一個報告為根據的，這個決定是以強調個人的、單獨的、一長負責制的意義的，強調這一因素在管理國家（這是與建立政權的政治任務以及軍事任務不同的）中的意義的一個報告為根據的。

我們的錯誤

在一九一八年初，我們曾經指望有一個時期將能够從事和平建設。在締結布列斯特和約以後，危險好像是移去了，可以着手和平的建設了。但是我們却是自欺了，因為在一九一八年的時候，與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叛亂及國內戰爭（它一直拖延到一九二〇年）的開始一起，一種真正的軍事上的危險逼近了我們。部分地因受突然壓在我們肩上的軍事任務和我們共和

國在帝國主義戰爭告一終結時所處的似乎絕望的形勢的影響，因受這種情況以及其他很多情況的影響，我們就犯了一個錯誤，即曾決定直接轉上共產主義的生產和分配。我們曾決定：農民依照餘糧收集制，將交出我們所需要的穀物數量，而我們則把這些穀物，分配於工廠，結果便造成了共產主義的生產和分配。

我不能夠說，我們曾經這樣肯定而明白地規定了這樣的計劃；但是，我們大約是以這種精神來行動的。不幸這是一個事實。我說不幸，是因為一種不十分長的經驗就使我們確信這種想法的錯誤，這種想法是和我們以前關於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所寫的相抵觸的，那時預料，如果沒有社會主義的核算和監督這個時期，那末即使接近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也是不可能的。自一九一八年以來，當掌握政權的任務，由布爾什維克向全體人民提出和加以闡明時，我們的理論著作，就曾經確定地着重指出，從資本主義社會（這個資本主義社會愈是不發展，則這種過渡時期也愈長久）經過社會主義的核算及監督而過渡到即使是通向共產主義社會去的某一要道，一個長久而複雜的過渡也是必要的。

戰略的退却

了這一點。而我們的新經濟政策，其實質就在於，在這一點上我們遭受了嚴重的失敗，而開始實行戰略上的退却：「在沒有把我們徹底擊敗以前，讓我們實行退却，重新但更鞏固地來改造一切吧。」如果共產黨人已自覺地提出了新經濟政策的問題，那末他們對於我們在經濟戰綫上曾經遭受到了很嚴重的經濟失敗一點，就不會有任何的懷疑了。在這裏一部分人陷入非常不滿、幾乎是驚惶失措的狀態，而在退却時，這些人會受驚惶失措的情緒支配，這自然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必然不可避免的事情。當紅軍退却的時候，當紅軍因逃避開敵人而開始其勝利的時候，每次在每一條戰綫上，總會經歷一個某些人驚惶失措的時期的。但是在每次——無論是在高爾察克的戰綫上，或在鄧尼金的戰綫上，在尤登尼奇的戰綫上，在波蘭戰綫上或弗蘭格爾的戰綫上，每次都有這樣的情形，即是：在人家把我們打了一頓之後，有時甚至好好地大大地把我們打了一頓之後，我們就證明「一個挨過打的人要等於兩個沒有挨過打的」這句俗話是說得不錯的。既挨過一度打以後，我們就開始緩慢地、有系統地、謹慎地進攻了。

自然，經濟戰綫上的任務，要比軍事戰綫上的任務困難好多倍，但是戰略上的這種基本的輪廓，却有着共同的相似處。由於企圖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緣故，一九二一年春季，我們在經濟戰綫上所遭受的失敗，要比高爾察克、鄧尼金、或皮爾蘇茨基所給予我們的任何失敗都更加嚴重，這是一個更加嚴重、重大和危險得多的失敗。這個失敗表現於以下這個事實：我

們的經濟政策，其上層是與下層脫離的，沒有造成生產力的提高，而我們的黨綱，却正把這種生產力的提高認為是基本的和迫切的任務。

農村裏的餘糧收集制，這種對城市中建設任務直接的共產主義的處理，曾阻礙了生產力的提高，而成爲我們在一九二一年春季所遇到的那次深刻的經濟與政治危機的主要原因。這就是爲什麼從我們路綫的觀點，從我們政策的觀點看起來，這不能不叫做最嚴重的失敗和退却的理由。而且，還不能夠說，這種退却和紅軍的退却一樣，完全有秩序地退到預先準備好了的陣地上。誠然陣地的確在事前是已經準備好了的。把一九二一年春季我們黨的決定和我在上面曾經提及的一九一八年四月的決定加以比較，就可以證明這一點。陣地是預先已經準備好了的，但是向這些陣地的退却，却進行得（而且在各省的很多地方，現時依然還在進行着）相當無秩序，而且甚至是極端無秩序的。

新經濟政策的意義

在這裏，政治教育部與這種現象作鬥爭的任務就提到第一位了。從新經濟政策的觀點看來，基本的問題，在於較迅速地利用已經造成的形勢。

新經濟政策是說以賦稅來代替餘糧收集制，新經濟政策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轉到恢復資

本主義。它究竟將恢復到什麼樣的程度，我們還不知道。對外國資本家的租讓（誠然，此種租讓所締結的，為數很少，尤其是在和我們所作的提議數目對照起來看時，那就顯得更少了），私人資本家的租佃——這都是資本主義的直接恢復，而且這是與新經濟政策的根基相聯系的。因為廢止餘糧收集制，對於農民來說，就是說其未被徵收的剩餘農產物買賣的自由，而糧食稅則僅收取生產物的一小部分。農民構成全部人口和全部經濟的極大部分，因此在這種自由貿易的土壤上資本主義不能不滋長起來。

這是經濟科學初步所教的最基本的經濟學的初步常識，而在我國，除此以外，還有由每一個糧食投機商人所教給我們的最基本的經濟學的初步常識，這種人使我們能够離開經濟科學和政治科學而熟悉經濟學。從戰略觀點看來，根本的問題乃是：誰將是更快地利用這種新形勢的人？全部的問題是在於：農民將跟隨着誰走？——是跟隨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無產階級走呢，還是跟隨那說：「我們回頭吧，那是比較更安全的；真的，他們還在發明什麼社會主義哩」的資本家走？

誰將取得勝利？——是資本家呢，還是蘇維埃政權？

目前的全部戰爭可歸結為：誰將取得勝利？誰將很快地利用這種形勢？——是我們正在

允許由一個大門、或甚至由好幾個大門（並且是由我們自己所不知道，及不經我們和反對我們而洞開的好多這樣的大門）進來的資本家呢，還是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呢？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在經濟上可以依靠什麼？一方面，將依靠人民生活狀況的改善。關於這一點，我們應當記着農民。絕對無可爭辯，而且對大家都顯而易見的，即不管有像飢饉這樣巨大的災難，然而人民生活狀況的改善——丟開這種災難不說——恰恰是隨着我們經濟政策的改變而開始的。

另一方面，如果資本主義獲勝了，則工業生產也將增長，而無產階級亦將隨之一起增長。資本家將從我們的政策中贏取勝利，且將創造出一個產業的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在我國由於戰爭及絕望的凋敝和破壞，已失去階級地位，這就是說，它脫出了自己的階級的軌道，而不復成其為無產階級了。在大規模的資本主義工業企業中從事物質財富生產的階級，叫做無產階級。大規模的資本主義工業既被破壞，工廠既已停頓關閉，於是無產階級也就消失了。它有時，在形式上是算作數目的，然而它却没有和經濟根源聯系起來。

要是資本主義恢復起來，這就是說那從事於生產對社會有用的物質財富，在使用機器的大工廠內工作，而不是從事於投機，不是從事於製造點火器來出賣，以及其他不很有用、但在我們工業破壞環境下却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工作」的無產階級也恢復了。

整個的問題乃是：誰將戰勝誰？如果資本家能够首先組織起來，那時他們就要趕走共產黨人，那也就沒有什麼可說了。必須冷靜地來觀察這些事情：誰將戰勝誰？是否無產階級的

國家政權，表明依靠農民能够控制那些資本家老爺們，以便引導資本主義循着國家的軌道來進行，並創造出一種服從國家和爲國家而服務的資本主義？必須冷靜地提出這個問題。在這裏有着各式各樣的思想體系，有着各式各樣的關於政治自由的議論，——這類議論，我們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特別是在我們把國外的俄羅斯、把第二號俄羅斯加以注意的時候，在那裏，有各種政黨的不下幾十種的日報，在那裏，所有這些自由，都在用一切調子和宇宙上所有的一切樂譜在歌唱着。所有這些，只是空談，只是誇誇其談。須要會拋開這些誇誇其談。

鬥爭將更加殘酷

四年來，我們曾經作了許多次嚴重的搏鬥，學會了嚴重的戰鬥是一回事，而關於嚴重戰鬥的誇誇其談是另外一回事。這種誇誇其談特別是在旁觀者中最多，須要會拋開所有這些思想體系，這些誇誇其談，而觀察事情的本質。而事情的本質乃是：鬥爭現在和將來都是比反對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的鬥爭，更加殘酷、更加劇烈的。這是因爲反對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的鬥爭乃是軍事的鬥爭，是比較熟悉的東西。人們已經打過了好幾百年以至好幾千年的仗了。關於在戰爭中殺人的藝術，已經有了巨大的進步了。

誠然，在差不多每一個地主的大本營裏面，都有着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他們都高

喊民主政府，「立憲會議」，以及布爾什維克破壞了一切自由等等。

然而，解決軍事的任務，總比解決那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要容易得多。軍事任務，可用攻擊、襲擊、熱情來解決，簡直可用大量工人和看到了來進攻的地主的農民的體力來解決。現在公開的地主是沒有的了。弗蘭格爾之流，高爾察克之流，鄧尼金之流，一部分是跑到尼古拉·羅曼諾夫那裏去了，一部分則隱避到國外安全的地方去了。人民看不見——像以前看見地主和資本家那樣——這種顯明的敵人。像這樣一幅鮮明的圖畫，比如說，敵人已在我們自己中間，這種敵人也就是那種敵人，革命正面對着前此一切革命遇到都望而却步的一個深淵，——這樣的看法在人民中間是不會有的，因為他們受了完全無知無識以及文盲之害的緣故。究竟各種非常委員會，需要多長的時間，才能用非常手段來肅清這種文盲，這還是難說的事情。

人民如何能够意識到：代替高爾察克、弗蘭格爾及鄧尼金，而在我們中間，竟有斷送以往一切革命的敵人呢？如果資本家佔了我們的上風，那末這意味着回到舊的去，這一點，是由以往一切革命的經驗所證實了的。我們黨的任務，就在發展這樣的意識：即我們中間的敵人，乃是無政府狀態的資本主義和無政府狀態的商品交換。必須明白地理解鬥爭的這種實質，而且必須努力使最廣大的工農羣衆都能明白理解鬥爭的這一實質——「誰戰勝誰？誰將取得勝利？」無產階級專政乃是一種最殘酷、最猛烈的鬥爭，在這種鬥爭當中，無產階級不

得不與全世界作戰，因為全世界都是反對我們而支持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的。

現在，全世界的資產階級，都在援助俄國的資產階級，他們依然比我們强大好多倍。但是我們並不因為這一點而變得驚惶失措；因為他們的軍事力量也是比我們强大的，可是他們還是不足以在戰爭中擊潰我們，儘管他們在砲兵及空軍上無比地優於我們，在戰爭中是很容易擊潰我們的。也許只要他們能及時地動員反對我們的某些資本主義列強的幾個軍團，不吝惜以幾百萬金幣貸予高爾察克，就足以辦到這一點的。

可是，他們不能辦到這一點，因為他們的非正義與我們的正義，這種思想，已深入於來到阿爾漢格爾斯克的英國士兵羣衆中，也深入於那迫使法國艦隊離開敖得薩的海軍士兵羣衆中了。現在反對我們的依舊是比我們强大得多的力量。爲了戰勝起見，我們必須依靠力量的最後源泉。力量的最後源泉就是工農羣衆，就是他們的覺悟性和組織性。

或者是：無產階級的有組織的政權——先進的工人和一小部分先進的農民理解這種任務，並善於把人民的運動組織在自己的周圍，——那時我們就會取得勝利。

或者是：我們不能夠做到這一步——那時在技術方面有較大力量的敵人，勢必要打敗我們。

這是最後的一戰嗎？

無產階級專政乃是殘酷的戰爭。無產階級在一個國度裏面取得了勝利，但是它在國際範圍內依然是比較薄弱的。它應當在戰爭還沒有終了這個意識上把一切工人和農民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如果我們在歌曲裏面唱：「這是我們最後的決戰」，那末很可惜的，這有一點不真實，——可惜，這並不是我們最後的決戰。要就是你能够在這個戰鬥中把工人和農民溶合起來，要不你就不能取得勝利。

在歷史上，還從來沒有發生過如像我們現在所看見的這種鬥爭；但是，自從最古的奴隸佔有制時代以來，農民與地主間的戰爭，在歷史上却已發生過不止一次了。這一類戰爭已發生過不止一次了；但是，國家政權反對本國資產階級和反對各國聯合起來的資產階級的這種戰爭，還從來沒有過。

鬥爭的結局，將依賴於：我們能否在發展小農生產力的基礎上把小農組織起來，而以無產階級政權援助這種發展，還是資本家征服小農。在過去的數十次的革命都是這樣的，然而世界還沒有看到過像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的這種戰爭。人民在這種戰爭中是不能有任何經驗

就是這個任務的箴言和最大的困難之所在。

我們不應指望作直接的共產主義的過渡

我們不應指望作直接的共產主義的過渡。必須建築在農民個人關心的基礎上。有人向我們說：「農民個人的關心，那就是說要恢復私有財產。」不，在對農民的關係上，我們從來沒有摧毀過其消費品及工具的私有權。我們是廢除了土地私有制，農民沒有土地私有權也在土地上從事過耕種，例如，在租來的土地上從事耕種便是。這種制度存在於很多的國家。在這裏，在經濟上不可能的東西是絲毫沒有的。困難是在於要使個人關心，我們也需要使每一個專家關心，使他能够對於生產的發展發生興趣。

我們能否做到這一點呢？不，沒有能够做到！我們曾以為，在有着失去階級地位的無產階級的國度內，生產與分配將依共產主義的命令而辦事。現在，我們必須將這一點加以改變，因為，不然的話，我們便不能使無產階級認識這種過渡。這樣的任務，在歷史上還從沒有提出過。我們曾試圖直接地即所謂以正面攻擊來解決這個任務，但是我們却遭受了失敗。這種錯誤，是在每一次戰爭中都會發生的，人們並不把它們認為是錯誤。正面攻擊失敗了，現在我們改取迂迴辦法，我們將採取圍攻及掘壕接近的辦法來行動。